

嶺
南
遺
書

卷

雨

通

書

齊

知

高
觀

高
果

中
詒

二

山
禡

道光廿五年癸未
印南漢江氏開鑄

郭給諫疏稿序

余不佞承乏金川逾六年以量移去適今噩吾郭先生奉命來理吉州吉轄寥曠金川亦在鄰屬稱難治云嗣是不佞牛馬王程往來吉疆備聞郭先生治行大都問民疾苦諸所不便輒白當事報罷利輒興之兩造之詞剖判曲直如分白黑郡有大獄苟得其情雖犯當事之所顧忌與夫鄉紳有力所關說屹然不爲動色人曰江山可移金石可銷而不易郭君之一諾異日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與百執事決可否豈異人任也余今讀給諫所爲疏草不憚權倖不避忌諱見無禮於君者不啻鷹鵠之逐鳥雀於一人之失用一政之錯行篇中每三致意焉轉圜之聽雖

未能遽必於上而宸聰遐覽精忠可格亦必隱隱有功於
中如言福藩王之國如期言累臣楚宗竟釋累臣而寬楚
宗言榷稅中使竟減額三之一而停東粵稅使言枚卜及
處分大僚竟點用新輔而分別被論諸臣以了計局此豈
聖心自爲轉移哉然後知子輿氏人不足適政不足間非
定論也古人所謂爭天子是非決百執事可否者信矣昔
韓魏公濟大事以瞻司馬公以誠范文正公以曲盡人情
給諫合數者而出之而一本於至誠誠故不欺而犯也不
難矣雖然給諫今日言之未必廟堂之上盡行之異日給
諫陟銓衡司政柄自給諫言之亦自給諫行之矣請書之
以爲左券

欽差巡按直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眷友弟曾陳易頓
首拜書

郭給諫疏稿卷一

南海 郭尙賓 朝謗撰

嶺南遺書

題爲天氣炎蒸囚禁殊苦懇乞聖明卽傳熟審矜恤并超
釋累臣楚宗以明朝廷法無終誤以慰中外臣民切望事
臣查大明會典我朝熟審事例每年小滿後十餘日司禮
監傳旨下刑部卽會同都察院錦衣衛覆將節年欽恤事
宜題請通行南京法司一體照例審擬具奏是熟審之旨
傳自內廷刑部隨奉而行之不俟臣下頻請也傳旨之期
乃在小滿後十日原有定時非可任意忽忘也今小滿已
過而夏至又過矣審旨未聞是以臣等有公疏之請請而
卽得則祖宗之舊章未背恩恤之及囚不遲請而未卽得

如舊年遲至八月初二則各囚雖有終被之恩畢竟多此數月之苦且於祖制謂何聖朝仁政謂何目今日烈暑長如煎如炙暑雨蒸溼疫疾易生隨其罪比之所麗衡其恤恩之所可施予各囚以炎歎之清冷兩月恩例蘇救實多臣故以爲熟審之旨斷宜日下沛發也遇熱而審審不踰期矜於熟審所及復矜於熟審之所不及孰有如累臣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等之立當釋乎又孰有如楚宗華趙英樵等之立當釋乎夫朝薦等三臣其當日有功於地方不但舉朝之臣能言之其今日抱屈於羈繫不但舉朝之臣屢言之卽在聖心亦已明知人情之所共冤釋宥之爲仁政矣不然何舊年八月已票擬釋放之旨也然旋票旋

留聖恩欲流而復鬱豈以三臣之懲創未極國法尙有未伸聖怒尙有未平耶臣念法司獄中卽凌遲斬絞等犯其親戚家人尙得時覩其面朝薦等一入詔獄不殊已登鬼門家屬見面無從閱厯歲年惟是含悲黑地法司獄中遭配杖決等犯俱蒙隨審隨發獄無久羈朝薦等未隸何條近者錮六七年久者錮十餘年此等苦毒無可復加乃以施之保民之吏愛國之臣孝親之子如謂三臣阻撓榷事而稅金至今未損也如謂三臣要市名譽其剛名祇自皇上成之也小民易虐難保守令不可不好強項之名以安地方士氣曷摧難振皇上不可不好容強項之名以鼓舞豪傑國家有誅殘吏之法無錮良吏之法三臣有可錄之

功無可怒之事惟天默啓聖衷故舊年秋間倏焉票釋皇上今日之心克承天心自洞然見三臣之爲民父母也國之倚仗也有不慨然釋放耶夫華趙被禁爲輕奏楚王之故也英樵等二十三人被禁爲搶槢奪銀毆死撫臣之連坐也以禁錮倣輕奏爲當然以久錮倣輕奏爲已甚爲反逆之從其情重爲劫殺之從其情輕今華趙禁踰十年矣以瑕釁奏奏旣不行以誣服錮胡可久矯其已甚卽行疎釋可也英樵等情非反逆近日朝士已連章代明則當日叢搶雖眾聚毆雖凶總只狂囂之狀其罪止於搜書搜銀戕殺撫臣也其論刑止當蘊鏗等二三抵死也昔刑六人已屬太濫尙益之以英樵等之久禁乎常人毆死爲從

止於擬徒以天潢之派反從重典而閩門久禁乎此一獄也權奸授故入之意側媚造莫須有之贖倍誅倡禍者以立威波錮從難者而不知其太過司道爭之不能得法令遽難平反而姑斟酌其詞查題覆參看云若止坐以劫殺之條則吞舟不無漏網如徑擬以反逆之律則出柙尙未張牙是法司諸臣不過謂犯宗爲劫殺之雄桀云爾曾是英嬪等劫殺之從禁已九年而猶不釋乎宗盟誼隆皇上親親之念必重乃請釋時聞未蒙俞允臣民私意揣度有謂楚王從中讒沮者臣謂楚王如果不假如其善自爲謀正宜代諸宗請得出禁則宗人自當相忘怨議自當寢息不然楚王何樂與諸宗明明相持也此楚宗所宜亟釋也

臣自受命以來請釋朝薦等之疏不憚再三今隨諸臣之後并請亟釋楚宗蓋臣科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俱有刑名職掌如累臣楚宗一日不釋則刑罰不中之失在皇上如臣科不爭部與院寺不爭則皇上之失刑其咎全在部院寺科矣故使累臣楚宗以不爭問臣臣猶可以天聽之高爲解若皇上以緘口遂過責臣臣無所逃罪矣故敢喋喋以請也抑臣猶有說焉囚在獄中以日爲歲望釋望減如炎祈陰慮囚之吏豈無人心何忍其苦滯圜土也庚戌差出各省恤刑辛亥各有恤疏題請裁奪得旨下部乃有已經年餘部司不速爲題覆者是恤臣急於矜宥部司緩於覆章固顧待命之囚互滋推玩之習合無自今以後旨

下五日不發抄罪在臣科該部半年不題覆罪在該司庶
幾覆有常期囚速蒙惠也若夫僻藩郡邑訟贖盈庭事不
問重輕贖不問徒杖概將羈之禁中彼佐領小官亦效尤
而發監惟意不聞守令立法清省聽其監舍充盈甚至有
十年訪犯猶然監未審發以贖徒贖杖不完竟斃之禁中
者嗟嗟省事莫若省訟恤民宜先清監審發何爲而稽時
民命非輕於贖錢佐領濫禁而不之間守令豈真塞聰掩
明也夫輦轂藩國囚異而望恩之心同廷官外吏職異而
矜囚布德之責同今皇上一行赦過宥罪之仁中外臣工
誰不望風承指者故卽傳熟審以舉其至急卽釋累臣楚
宗以舉其至大此皇上所宜不再計而決者也由是限定

題覆恤疏之期由是申嚴郡邑濫監之禁將臣工凜凜奉
法各毋傷生命以干天地之和不過皇上一動念而足矣
不猶陽和一噓而草木夭喬無不各遂其生哉臣可勝惓
惓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題爲不法邪弁交結內官夤緣委奏蔑罷採之恩綸恣欺
君殃民之大惡懇乞逮問正法以安生靈事臣查萬曆三
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元孫誕生恩詔內一款珠池採取
多年不宜竭澤詔到之日即使封閉原差內官李敬馳驛
回京原衙門應役欽此洋洋詔旨今尙□□□□後世法
程至明也乃近日道路相傳有謂金吾右衛左所指揮倪

英上疏請開珠池愚臣未之目擊未敢信以爲然使果有
之本弁何其敢於違背詔旨不將順皇上賤異物德意乃
以生事擾民之失導朝廷哉臣考大明會典參之廣東通
志於珠池之採俱未列爲常時難缺之課而罷採遣內臣
已事則紀載厯厯甚明如洪武七年罷採以官兵取珠大
海四月至八月止得珠半斤也永樂十三年罷採以千戶
徐斌竊取珠螺罷之以禁竊採宏治七年差太監一員看
守楊梅等池後尋取回也嘉靖八年提督兩廣侍郎林富
奏稱往者採珠說者謂以命易珠今卽易以命恐亦難得
其詞可驚可涕已而富疏至再內稱所得幾何所費萬計
得不償失毅然請罷肅皇帝竟從其言而守池內臣於是